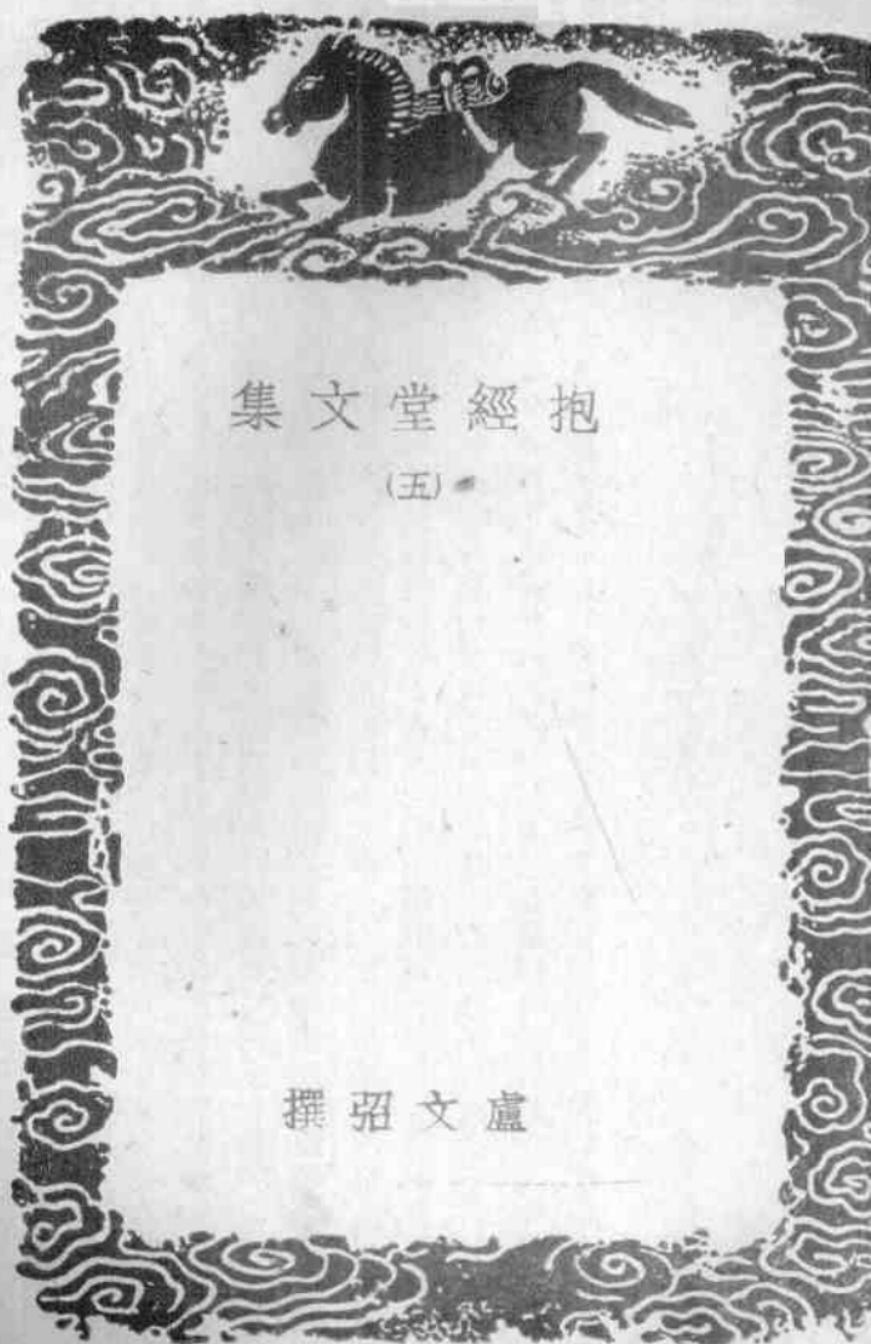


抱經堂文集

五



集文堂經抱
(五)

盧文弨撰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大

撰者盧文弨

發行人王雲五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靈

集文堂經抱
冊五

發行所

上
海
商
務
印
書
館

印刷所

上
海
河
南
路
商
務
印
書
館

抱經堂文集卷第一二十七

傳二

孫文定公家傳 辛丑

公諱嘉淦字錫公號懿齋太原興縣臨河里人姓孫氏先世自代徙曾祖諱守意未仕祖諱世蘆以貢生知江西崇仁縣縣有劇盜羅漢七阻西山聚衆數千人設方略禽獮之境賴以安父贈光祿大夫諱天繡生四子公行三家貧耕且讀嘗上山斧薪值大風雪斧落曾崖間緣跡手探之幾至僵仆卒不挫其志康熙五十二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聞母原夫人病乞假不待報歸母旋卒服闋復官世宗憲皇帝卽位命臣工皆得上封事公以言事見知憲皇帝嘗指以示九卿曰朕卽位以來孫嘉淦每事陳奏可謂直言極諫朕不惟不加怒而反加恩汝等臣工當以爲法以國子監司業命提督安徽學政遷祭酒仍留安徽年餘調順天學政奏革一切供應蒙恩賜養廉歲四千兩并賜西城官房七十餘間爲考校京邑生童之處歲滿受代莅祭酒任公先爲司業時卽上言人才出於學校而科目但取文藝無裨於用宜令天下學政選拔諸生貢太學使九卿舉經明行修者任助教一以經術造之三年考其成舉以佐用時方急西事未行也至是與同官鄂公爾奇復上言經術必可成人才必可得今入學者多必別置學舍以居之支帑金以贍之教成宜分等級用以示勸世宗尤所許令戶部歲給六千緡賜官房三百餘間今所

謂南學也。公嚴立課程。五日一會講。一時經術稱盛焉。署順天府尹。奏請立法以平米價。贈公卒於京邸。恩賜銀一千兩爲喪葬費。公欲長留君惠。乃竭家資營葬。而以所賜建宗祠。置祭田。服未闋。以順天府尹召晉工部侍郎。奏請各工程宜定成式。以頒示天下。而天下之物價與輓運費宜先令報部。嗣後核銷。遂無駁詰稽滯之患。遷刑部侍郎。兼辦吏部侍郎事。府尹祭酒皆如故。以引見國子監教習人員不稱旨。逮獄世宗旋宥之。且知公不愛錢。命在銀庫行走。時果親王總庫務。意公旣貴重。驟遭責降。或不視事。慎知不然。旣又有人言公以輕免邀譽者。公先以所免別置一所。至是王命取以比較。皆中程。以是益重。公河東鹽政有積弊。世宗命往署理。不數月。陋弊悉除。今上卽位。召至京。授吏部右侍郎。擢都察院左都御史。仍兼公上三習一。弊疏其略曰。臣以至愚荷蒙皇上隆恩。畀以風紀重任。日夜悚惶。思竭愚夫之千慮。而每月以來。捧讀聖諭。剴切周詳。仁政皆已舉行。臣愚無可更言。所欲言者。皇上之心而已。皇上之心。仁孝誠敬。明恕精一。豈復尙有可議。而臣猶願有言者。正於心無不純。政無不善之中。竊鰥鰥私憂。過計而欲預防之也。今夫治亂之循環。如陰陽之運行。坤陰極盛而陽生。乾陽極盛而陰姤。事當極盛之際。必有陰伏之機。其機藏於至微。人不能覺。而及其既著。遂積重而不可返。此其閒有三習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則臣心服。而頌仁政多則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本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始而匡拂者。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頌揚之不工者。亦絀矣。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踐詔脅。顧眄而皆然。免冠叩頭。

首應聲而卽是。此在臣工以爲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憚者疎。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爲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事。見之多而以爲無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慎辨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爲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實之人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已而不見其所失。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爲不踰。令之所發概期於必行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今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雖叔季之君。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爲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非小人。乃卒之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獨。才則小人與君子共之。而且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目習投矣。卽課事考勞。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則與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君溺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觀之。而其顏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可勝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習爲之蔽焉。治亂之機。千古一轍。可考而知也。我皇上聖明臨御。如日中天。豈惟竝無此弊。亦竝未有此習。然臣正及聖人而後能知過。唯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謂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文王視民如傷。望道如未之見。是

故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也。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也。欲望人繩愆糾謬，而及於其所不知，難已。故望皇上之聖心，自懷之也。返之已，真知其不足。驗之，世實見其未能。故常欲然，不敢以自是。此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間。夫而後知諫爭切磋，愛我良深。而諛悅爲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夫而後知嚴憚匡拂，益我良多。而順從不違者，推己而墜之淵也。耳目之習除，取舍之極定。夫而後衆正盈朝，而太平可觀矣。不然，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斂心爲慎，慎之久而覺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寬。勵志爲勤，勤之久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少慰。此念一轉，初似亦無害於天下。而不知嗜欲宴安，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煩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視而不見其可憎。久而習焉，忽不自知而爲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可以易位。所謂機伏於至微，而勢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謂也。大學言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賢而不能退。至於好惡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驕泰。驕泰卽自是之謂也。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於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君之一心。能知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也。肆者小人之媒而爾之階也。然則沿流溯源，約言蔽義，惟望我皇上時時事事，常守此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不出於此矣。疏上，上嘉納宣示焉。遷刑部尚書，總理國子監事。河南鄭州有疑獄，命使往勘，仍不得實。上復命公會同總河白公鍾山審訊，得其冤狀，十餘人盡脫之。轉吏部尚書。乾隆三年，出爲直隸總督。鉏治豪強，穿濬溝洫，豁邪教之株連者，釋重囚之誣服者，時酒禁甚嚴，罹法者已至數萬人。公言以日用飲食之故，而令天下騷然，非盛治所宜。上卽令弛其禁。環京師五百里皆

旗地。旗人居京師而以田召漢人佃。佃既熟，姦民即增租奪佃。先佃者多失利，以故多莫肯盡力。旗人租入亦不足。公爲酌定租額，官爲征給，而奪佃之風遂息。又奏旗人願就田者，人予二頃房屋牛種官給之，慮近畿所容有限，因巡邊見聞平土地平衍，易種藝，可駐數萬家，即具規畫上請。議者以其地苦寒難居，遂止。今內地之民往耕者獲利數倍。六年調湖廣總督。楚人仰食淮鹽，不時至價苦昂。公至除陋規，令所司以鹽船啓行日先關白，禁其逗遛，而鹽價遂平。橫嶺三峒爲前巡撫馮公光裕所開鎮守者因路險地僻，議欲棄之。公親自履行，從城步入口，路皆險峻，越嶺數十重，乃至長安豁然開平延袤數十里，土田肥美，公度若棄之，則羣不逞之徒或且嘯聚於此，煽連鎮筭而寶靖城綏之民無安枕日矣。乃奏設武員益兵數千守之。尋以湖南巡撫許容劾驛鹽道謝濟世案內革職。九年冬起爲宗人府府丞，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二年京察自陳休致。十四年冬復以副都御史召，命在上書房行走，遷兵部侍郎。晉工部尚書，署翰林院掌院學士。恩禮日有加。十七年九月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又充經筵講官，因召對。自陳年老，請免所居官，惟在上書房效力。上優答不許。公以易、詩、春秋爲聖人全經，而解說紛繁，欲秉受睿裁，講明要領，以垂教來世，乘閒進說，上納焉。今日進講義一章，於是先成詩義折中，次及易傳，象爻甫畢，而公遂病矣。以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六日薨，年七十有一。疾之始作也，聖情冀其速痊，中使侍醫駱驛於道，又特命三阿哥臨視，及遣本奏入，上深軫悼，遣大臣侍衛奠茶酒，賜銀一千兩治喪事，卹典如例，賜謚文定，居恆以八約自戒，一曰事君篤而不顯，二曰與人共而不交，三曰勢避其所爭，四曰功藏於無名，五曰事

止於能去。六曰言刪其無用。七曰以守獨避人。八曰以清費廉取。在翰林日讀春秋。患四傳互異。於是專精思經文。著春秋義一書。已版行。及蒙世宗憲皇帝訓飭。翻然悔曰。吾學無真得。柰何妄測聖經。遂并所著詩刪。南華通。一切毀之。後遂不復著書。以副都御史召之。明年有逆徒僞爲公奏稿。傳播遠近。逾年罪人斯得。公深不自安。恐生平好名之累。未盡有以致之也。先後屢典文衡。總裁會試者二。典鄉試者五。分校鄉會試者四。教習庶吉士一。司成與督學皆再三。世皆贈光祿大夫刑部尙書。妣皆贈一品夫人。娶原氏。繼娶張氏。皆一品夫人。子男三。孝懿太學生。前卒孝淵。蔭授刑部浙江司員外郎。擢直隸按察司使。據其家行述。孫詒穀云。刑部山東司主事擢。孝則天津府河捕通判。女四人。郭冠恂。原宗清。李念祖。陳箴。其壻也。孫六人。鎮今庠生。鑾殮鑄鏞銘。葬於邑之東鄉喬家溝。

門下士盧文弨曰。公粹然儒者。顧外人每傳公少年手刃仇人事。其詳不可知。今來公鄉。復細詢於人。始得其崖略。公伯兄楨澐爲同邑趙氏子所殺。其人旣論抵繫獄矣。夤緣且脫罪。時贈公痛子死非命。而仇人顧安然得無恙。憤結幾不欲生。公時年十八。不忍痛傷其父。乘閒入獄。刀趙氏子死。跳身出。與其仲兄鴻澐一晝夜步行三百餘里。至會城門。啓而入。遭貨詆斂者仆焉。盡碎其器。於是相與至縣庭。令某素知公。拒移逮者。謂殺人者實非公。事遂解。嗚呼。此亦足以見公孝弟之性矣。所謂仁者必有勇。非與不辱其身。不危其親。其智又有足多者焉。文弨以乾隆三年舉於順天。公實爲試官。分校者慮語不盡醇。或未必當公意。公曰。此本於經。何害。遂置所取中。公之教人一本經術。文弨雖無似。亦曷敢不以公之所爲教者。

教人哉。

四川布政使長芳李公家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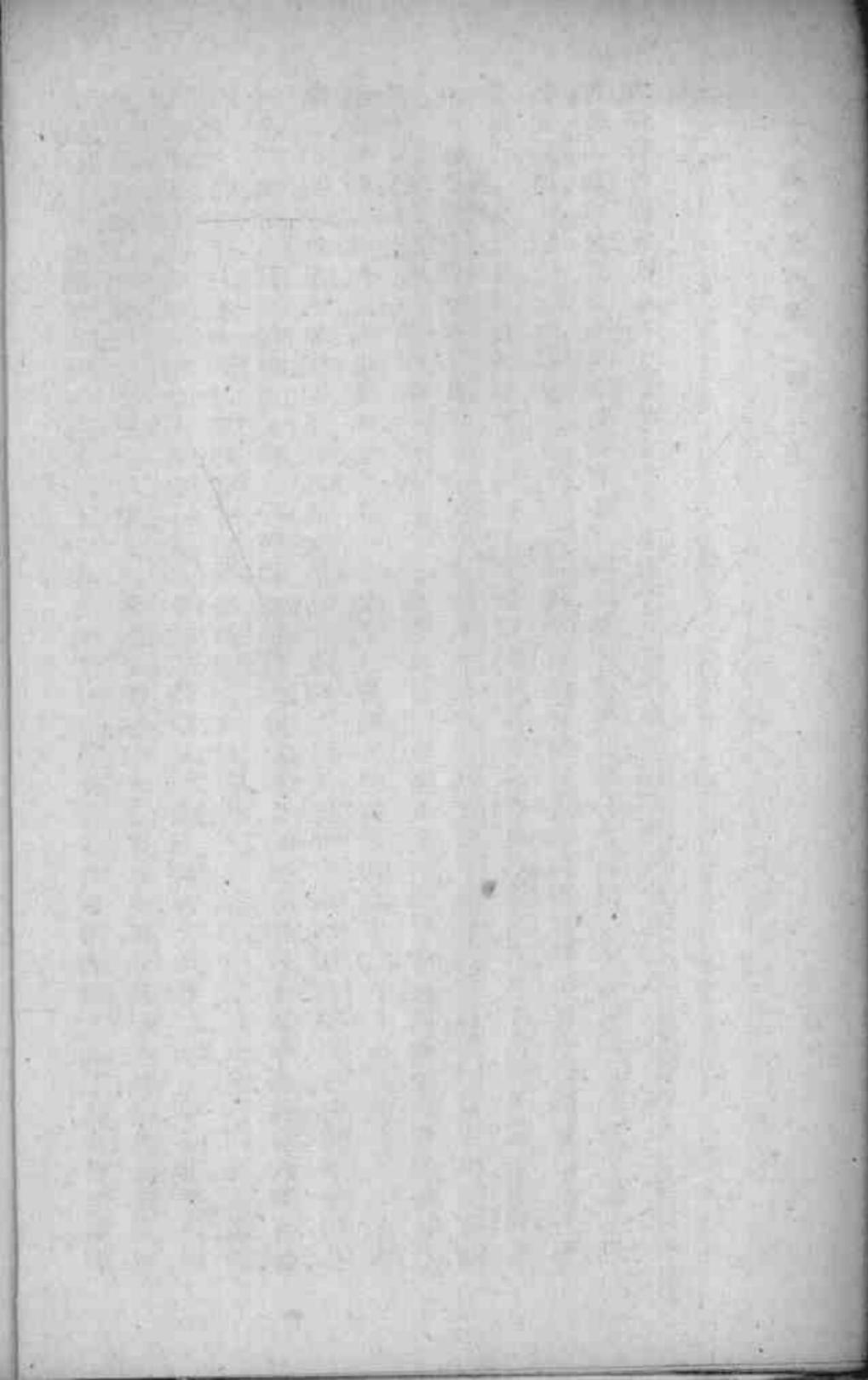
辛丑

文昭與陽曲李公仲子觀察君天培同乾隆三年舉人宦跡參差不獲以年家子禮謁見公及來公鄉公已不可作矣得觀察君所爲述因略識公之爲人彊敏能任事而一本於仁厚使方伯連率皆如公則字下之民尙安有失所者乎於是輒次第其事爲家傳以備異日史官之采擇公姓李氏諱如蘭字長芳先世由山東臨清州遷山西之榆次曾祖諱傑人稱長者祖諱登山考諱寶與其弟璽又遷居會城故遂爲陽曲人公少爲叔父所器年十九補學博士弟子員試輒高等而不獲舉於鄉叔父助貲令入太學循例得澤州儒學訓導公是時以暇日於民生利病吏治得失之故已熟究之矣世宗初年以例當改主簿與同輩三十六人入見奏對獨稱旨徑授江南高郵州知州州當水驛孔道使舟往來用夫牽挽以四人爲之長歲斂民間數千金爲顧募費官吏因以爲利所募夫率流匱水次居民受其擾公至禁絕科斂擇其便令可飲食宿止單騎上下巡歷弊遂絕州西甓社湖驟凍合有客舟膠湖中無可爲計公用小舟二剖竹編聯其底行冰上如轉輪遂得濟今皆用其法在州九月積案悉清吏無所容姦擢浙江紹興府知府世宗廉知公高郵之政特換江寧府知府使仍在江南總督以公熟河務先署知淮安府稽覈一切工程數月事皆辦始莅本任江寧無賴子恃拳勇結死黨以害民號曰喇子公縛其首惡數人斃杖下餘黨始戢同城有將軍所屬兵素縱恣不畏吏公請於將軍有犯者悉繩以一切之法於是嘵嘵相戒不敢肆經

兩考遷分巡廬鳳兵備道兼榷正陽關嚴禁苛索而稅益裕自懷遠至壽州數百里間湖陂瀰漫向爲盜藪商民苦之公欲絕其患駕大舸僞若過客者伏健役舟中抵暮有數盜援纜而上縛其一役請急歸否則患且不測公曰此去人家遠歸安得至且示之怯益非計泊舟不行令衆人皆寢息獨燃二巨燭危坐夜半見火光隱約林莽間又聞岸上人語切切復有數十小舟劃波下上窺公舟寂若無人者卒疑怪不敢動旦發有跪而請者謂昨所縛者良民公命并縛之以歸具得盜首從主名及窟穴誅其魁數人盜皆陽以漁爲業公令漁船各限以地界悉編記一二數及誰某在其地劫掠者卽坐之又增塘汎責保甲嗣是行旅過者始不爲畏途改雲南督糧道進四川按察司使初至罹重辟者以數百計公一一平處常達旦不休訖無留獄向發配人犯任自便以故殷阜之區往往羣聚滋事公上言請以打箭爐松潘二廳茂會理二州等邊地處之又奏秋審人犯定以期限軍流加等不入於死竊賊問罪不計人數皆一一報可嘗刊決獄近事比以爲問刑之準其命盜等案牽連婦女者概免逮有疫者皆給予善藥囚得免瘐死在川六年調江西未幾授四川布政司使蜀人聞公來歡迎載道公首重農桑以足其衣食舉鄉飲旌善良以示之勸重倉儲使緩急有所資鉛銅就地闢採以省遠運滇粵之勞費乾隆九年水十一年饑以經理得所民樂更生而城郭倉庾之被水衝塌微爛者不以爲吏過吏亦不至於困成都華陽兩縣民向領銀輸屯兵糧準田科之下戶亦不免公言於大府均之近州縣公所到卹災興學皆有善政而無若江南四川之在任久故其事爲尤著會贍對金川相繼用兵公督率餉餉無乏興然常惴惴慮不免悉索驛驛

之累。日夜焦勞。馴至於大病。以乾隆十二年九月五日卒官。年六十有四。階通議大夫。父祖兩世。誥贈如公官妣。皆淑人。娶曹氏。少公三歲。封淑人。逮事祖姑繼姑。以孝謹聞。在高郵製葛衫一領。迨八十猶完衣率手自浣。以嫗婢齒莽爲之易敝也。子及孫旣仕宦。時以公遺訓訓焉。卒後公二十七年。是爲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五日也。子天培旣貴。遇覃恩贈公通奉大夫。封曹氏夫人。子男五。雲鵬。候選州同知。天培進士。歷官廣西左江兵備道。永祺。舉人。今四川成都府知府。恩訓念祖。優貢生。候選儒學訓導。女六。劉充智。趙泰。賈毓賓。馮郁。黃景緯。閻秉升。其壻也。孫九。履謙。廣西潯州府知府。由豫以潤。附貢生。知臨國子監生。德申。縣學生。兆恩。之烜。錫璉。鳴皇。曾孫十一。葬於太原縣許丹村之原。

盧文弨曰。才者德之用也。有仁民利物之念。而澤不下究。功效不見於後世者。才詘也。公之仁政彰彰若此。非才之能充其德者乎。世宗早識。拔之於未試之初。今上復委任之於已效之日。遭時遇主。位躋通顯。設施之大宜已。然公當爲學博士時。已不錄。嘗署陽城教諭。民怨其令甚。聚數千人郊外謀揭竿爲亂。公聞變。卽夜馳往。諭使解散。絕口不言功。向使公終爲小官。亦必有以善其職。決不至墮廢。昔呂新吾著明職一編。自公卿以至庶司百執事。莫不有職。莫不當盡其職。公之於職。可謂盡矣。漢之黃霸。唐之韋丹。其後皆至顯官。而史列之於循吏。舉所重也。今之操史筆者。儻亦用斯比也。有不以公爲循卓之選者乎。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八

傳三

浙江督糧道一齋金公家傳

庚子

公諱溶，姓金氏，字廣蘊，順天大興人。父懷璋，武進士，雲南援勦左協副將。公少師事秀水諸草廬先生錦。雍正八年成進士，試刑部，授江蘇司主事，歷員外郎中。乾隆元年，主試貴州四年，擢山東道監察御史，繼協理江南道，巡濟寧漕。八年九月，以言事罷。九年二月復職，旋命往福建，以道府用十年，知漳州府。十四年，授臺灣道。十七年回內地，攝知汀州府。丁母憂，二十一年赴陝西辦理軍需，補驛鹽道署按察司使者。三署布政司使者，一署潼商道，延綏道各一。丁父憂，二十九年補浙江督糧道，又一署寧紹台道事。三十一年，原品休致。兩遇國家大慶恩晉二品階，通奉大夫。四十二年十二月甲午，終於家。年七十有三。公清正自矢，識治體。居臺中有謗謗聲，補外所至皆有利民事。而漳州以難治，故其績爲尤著。其傳奏傳於世者，有培養元氣疏，其略曰：「臣聞國之所恃者民，民之所賴者養。是以有天下子萬民者，其道必以遂其所欲，給其所求爲最急。家苟寧矣，國亦固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人者，乃自安之術。民於今日，生齒日益繁，費用日益廣，財之流也不見其充財之用也。常苦其詘，養生之累深，而有生之樂寡，救死之念切，而畏法之情輕。京師者，天下士民之所樂趨也。今乃殷實不及於前，

時規模大減於夙昔推之各省抑可知已陛下臨御以來綸綺之宣無非國計綱紀之布俱關民生以箴諫爲國華以謙沖爲治本當此時而富壽不登治化未洽追懷前修實用內熱此臣反覆思維而願直陳於聖主之前也比者天災流行亦甚頻矣乾隆三年陝西地震爲害甚鉅四年河東山東咸被水災今茲浙江福建湖北之地亦有淹浸之患從來外吏之弊揣悅意者則侈其言度惡聞者則小其事災異之來得達九重之上者慮未必盡實幸而實矣而蠲賑之下逮者慮未必無遺故與其補苴於已然之後不若保護於未然之前書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已亂已危則無及也故今日所當務者在乎培養元氣臣愚不能周知治體竊以所見及者六事具陳於左雖所以厚國脈而裕民生者不盡乎此然千慮之愚冀或一得惟陛下裁察一曰開荒之地免其升科二曰帶徵之項宜加豁免三曰守令殿最必以民事四曰關稅額外免報盈餘五曰京師鋪面門稅請免徵收六曰積誠以感召和氣娓娓凡千餘言辭多不載未復言昔我聖祖仁皇帝道冠古今澤被無窮人到於今咨嗟歎息者必以體仁長人爲稱首散小儲以成天下之大儲損小寶以固聖人之大寶則所以養民生之元氣而縣無疆之休者固可行之萬世而無弊也我世宗憲皇帝遺詔內云凡各衙門條例有從前本嚴而朕改易從寬者此從前部臣定議未協朕與廷臣悉心斟酌而後更定以垂永久者也應照更定之例行若從前之例本寬而朕改易從嚴者此乃整飭人心風俗之計原欲暫行於一時俟諸弊革除之後仍可酌復舊章此朕本意也向後遇此等事則再加斟酌若有應照舊例者仍照舊例行夫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

武之道也。則所以爲國計久長者。其意可深長思矣。臣身值太平之盛。幸際無事之時。非不知誠默可以容身。苟且亦可塞責。但思知無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國家之大政。未有重於民生民情之厚望。要惟在於寬大。仰見我皇上有惠下之念。而衆情未洽。有圖治之懷。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甄陶之量。而未溥被於無方。故臣每中夜靜思。展轉而不能自己也。伏願體天地之大德。法祖宗之寬政。事事以厚生爲基。時時以固本爲念。毋務於速成。毋怠於持久。將見資富能訓。化美俗醇。唐虞三代之風。不難再見於今日。固臣之願也。社稷之福也。萬世人民之慶也。時翰林科道輪日奏陳經史。公於經首以易。益象傳損上益下之說。進謂務鳩斂以裕蠶櫝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寬惠以成盈寧之象者。天子之富也。損下益上。上固益矣。卦不名益而名損。則知下損上亦損矣。損上益下。上固損矣。卦不名損而名益。則知下益上亦益矣。又以繫辭傳釋大有上九之辭。進謂人君慶賞刑威。一合諸天道。則君也。而天矣。出身加民。一一孚於民隱。則元后也。而父母矣。天人昭融。則天佑之也。固宜。且信曰。履明當踐其實也。順曰。思明當反其衷也。又以尚賢所以質之簡在之臣。而爲信順之助也。當大有之世。治進升平。宜若可以少慰。而猶必兢兢若是。可知有大者不可以盈。而獲福者必有所自。又以繫辭傳釋否九五之辭。進謂當天下未安而求其安。其精神之奮發也。恆易。天下既安而思其常安。其志氣之操持也。恆難。故聖人於此。諄諄以不忘致戒也。夫不忘豈但虛榮諸念慮而已哉。必也有其實焉。敬以作所。則其神常清。謙以受益。則其氣常斂。無衆寡而皆可以勝予。則無可忽之人矣。無小大而皆凜於冰淵。則無

可忽之事矣。又以謙彖傳之辭進。謂先儒之訓謙者曰。有而不居。夫有而不居亦且竝不敢自信爲有。而謙乃至。義理之精微能疑似之必辨乎。功業之廣大能措置之咸宜乎。始終之異致能日慎一日而無須臾之間乎。細行不殆。終累大德。履霜不戒。馴致堅冰。如此而復何所居乎。又何敢自信其有乎。又以繫辭傳聖人之大寶曰。位三言進。謂天生民使司牧之。位緣人而有也。以庶邦惟正之供。財因人而生也。緣人而有者。非愛人何以守其位。因人而生者。非散財無以得其民。民也者。君之體也。財也者。民之命也。君者。爲民理財者也。非以財自封也。記曰。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又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故仕則不稼。田則不漁。此王居之所以貴於渙也。此損上之所以爲益也。有所渙斯有所聚。而渙者亦聚。有所損斯有所益。而損者亦益。計不出此。而孜孜焉惟賄之是患。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又以書大禹謨益之戒。舜之言進。謂君道莫先於敬。莫要於誠。倘謂無虞。不足畏也。紀綱日弛。而晏安是耽。則敬者怠矣。且有賢不能用。抑或陽用而陰棄之。有邪不能去。抑或暫去而仍繫之。則誠者僞矣。怠僞相乘。而欲其致治光美。戒其難之吁。誠無時不當廩廩矣。又以說命非知之難。行之惟艱之言進。謂聽言固難。而無若行之尤難。人主最親信者。莫過於近習左右之人。近習左右之人。未必人人皆知大體也。更其甚者。善政則故遏之。使不能舉。弊政則故延之。使不能廢。人之賢也。或多方以阻之。其不肖也。或設計以彌縫之。其中情僞曲直。千變萬化。欲灼然辨之。真信之篤。獨斷以行之。而無一毫牽制之私。豈不誠難乎哉。善乎朱子之言曰。